



B B C

看俄罗斯

铁血之国千年史

[英] 马丁·西克史密斯 著

张婷婷 王玮 译

B B C

看俄罗斯

铁血之国千年史

[英] 马丁·西克史密斯 著

张婷婷 王玮 译

RUSSIA: a 1000-year chronicle of the wild east
Copyright © 2011 by Martin Sixsmit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bury Publishing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eijing Insight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7)第06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BBC 看俄罗斯:铁血之国千年史/(英)马丁·西克史密斯著;张婷婷,王玮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8.2
书名原文:RUSSIA: a 1000-year chronicle of the wild east

ISBN 978-7-229-12298-0

I. ①B… II. ①马… ②张… ③王… III. ①俄罗斯
—历史 IV. ①K5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1412号

BBC 看俄罗斯:铁血之国千年史

BBC KAN ELUOSI: TIEXUE ZHIGUO QIANNIANSHI

[英] 马丁·西克史密斯 著
张婷婷 王 玮 译

策 划: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 伍 志 徐宪江


责任编辑: 徐宪江

特约编辑: 王福振

营销编辑: 张 宁 初 晨

责任印制: 杨 宁

封面设计: 张 茜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三河市人民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cs.tmall.com 直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26.25 字数: 460千

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9.80元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言和致谢

乔治·马夏尔尼在1917年写道：“俄罗斯不再是遥远星空中发着微光的一点星火，而是宇宙中不容忽视的一个伟大星球，它的运行影响着周围星球的轨迹。”俄罗斯的确有这样的影响力。对这个伟大国度研究得越深入，对它的故事写得越多，我越不能自拔地被它吸引。

BBC系列之《BBC看俄罗斯——铁血之国千年史》的制作小组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在此，我要向亚当·富勒和尼尔·加德纳表示我最诚挚的谢意。感谢杰弗里·霍斯金为我审稿，感谢唐·墨菲帮我指正写作中的错误。我还要感谢我的儿子，感谢他不知疲倦地帮助我做调查研究。还有我的妻子玛丽，感谢她对我这样一个常常没时间陪她的丈夫一如既往地理解和支持。

感谢康提尼允许我引用《普京的石油》中的句子，感谢麦克米伦让我引用《利特维年科事件：预知死亡的真实故事》中的材料，以及西蒙与舒斯允许我引用《莫斯科政变：苏联体制的终结》里的段落。

写于伦敦，2011.3



引言

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后，俄罗斯诗人丘特切夫写道：

不羁的命运之手，
此时带您至此，
让您领略这狂欢一刻！
让您见证人类的魄力！
您如置身天堂，
从上帝的圣杯中，
啜饮长生之美酒。

1991年8月19日，星期一的早晨，我突然明白了诗人想表达的感受。

过去三年，我一直做BBC驻莫斯科的通讯记者，我感受到不寻常的事就要发生。但是当消息传来时，我却一时心跳停止。那天广播和电视播放了这样的新闻：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十几位苏共党政领导组成的“国家紧急委员会”，发起对戈尔巴乔夫“反党亡苏阴谋”的反击。广播员说：“苏联重整旗鼓，大展雄风的时刻到了，由于戈尔巴乔夫身体状况不佳，‘国家紧急委员会’将接管他的职务。”

强硬派发起的政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我记得我冲到街上，看到一队队坦克沿着宽阔的大道向克里姆林宫进发。戈尔巴乔夫被软禁，政变领导人现在就要接管国家事务。这样的场景真令人忐忑不安。

在中西方斡旋，
在蒙古和欧洲间纠结！
时而欢腾如野马驰骋，
时而忧郁似酒入愁肠，
俄罗斯就是凝望世界的斯芬克斯，
爱恨交织，难分难解。
巴黎的林荫大道，
威尼斯的小桥流水，
柠檬园的果香，
科隆若隐若现的纪念碑。
透过蛮荒的灌木丛，
想着镜中的东方面孔，
默默在西方的宴会上，
退居一隅，半晌无言。

从许多俄罗斯人脸上，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交融的痕迹，如列宁典型的东方细眼睛。到底俄罗斯属于西方世界，还是东方的成分更多？到底是拥抱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还是实行蒙古金帐汗国的专制统治？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解不开的谜。人们普遍感到：俄罗斯位于欧洲却不属于欧洲。

写作这部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将我1991年目睹的事件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分析探讨，着重指出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个转折点，那些“不羁的命运”将它东西方世界推来推去的时刻。

我不想做什么价值判断，也不想老套地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的选择更合适。但是我知道：为什么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俄罗斯做了这样的选择？是什么原因让它做了这样的选择？有没有一瞬间它可能就走上了另一条路？暂且抛去当代权威的论断，俄罗斯可不可能融入西方人的世界？

目录

Contents

前言和致谢 / I

引言 / III

第一章 基辅和民主雏形 / 001

第二章 俄罗斯帝国和扩张运动 / 035

第三章 革命的兴起 / 097

第四章 狂热年代 / 171

第五章 战战兢兢的民主党人 / 289

大事年表 / 378

第一章

基辅和民主雏形

拂晓时分，我抵达了诺夫哥罗德。这班从莫斯科北上彼得堡的高速列车是夕发朝至的卧铺车。头5个小时在昏睡中不知不觉过去了。车子一转到路况不好的诺夫哥罗德支线上，就开始颠簸起来，剧烈的震动生生将我从睡梦中拽起来。我只好穿戴好，啜着俄罗斯红茶，圆睁双眼静待终点站的到达。清晨6时整，我出了诺夫哥罗德车站，走进清新的晨雾里。

此时的诺夫哥罗德城还在沉睡中，我便让司机拉我到沃尔霍夫河的另一端——大诺夫哥罗德。世世代代的商人在这个古集市进行实物交易，散市后便聚集到白墙蓝顶的教堂做祈祷。而此时的古集市，一片静谧，一片冷清，呼出的热气都看得清。河对岸，一轮满月在诺夫哥罗德城克里姆林宫（译者注：“克里姆林宫”并非莫斯科专利。凡是旧日王公们“带城墙的城堡”，都叫克里姆林宫。）的城墙上浮起，构成欧洲最无懈可击，最超凡脱俗的一大景观——中世纪的红色城墙根植在绿油油的河岸，上方依稀可见索菲亚大教堂那高耸的金顶。

9世纪中叶，那时的诺夫哥罗德城还不叫俄罗斯，它是作为北边的波罗的海到南边的拜占庭帝国商道上的一个中转站。当时斯拉夫部落定居于此，为了争夺统治权而暗暗较劲。就在骨肉相残不可避免之际，各部落的首领达成了共识。在那个武力至上的年代，这次事件有着重大意义。

“那时，法律尚未诞生，”俄罗斯《原初编年史》中记载，“各部落势力争相露头，矛盾渐渐激化，战争接二连三地爆发。他们最终意识到情况不能再这样持续下去，于是达成共识：‘让我们推选出一位首领，以法律的名义为我们主持公道吧’。”诺夫哥罗德在9世纪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在以后几个世纪里，这座城市能依法治理，人们更容易安抚——与其发动内战，人民更愿意在外来中立统治者的领导下达成共识。

所以，这些斯拉夫部落和其他部落的人漂洋过海来到了维京人

的地盘，那时的维京人被叫作“罗斯人”（就像其他的群落被称作瑞典人、诺曼底人或盎格鲁人一样）。他们对罗斯人说：“我们的疆土辽阔富饶，却没有法度。来做我们的首领吧，来治理我们的部落吧！”他们最终找到了三位罗斯兄弟作为首领候选人，最年长的留里克来到了诺夫哥罗德，俄罗斯一名正是由他而来。

这是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无数俄罗斯人都是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然而和俄国历史上的很多事件一样，对于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细枝末节，俄罗斯人却往往各执一词。记载留里克的到来以及那整个时代的唯一可靠史料是《原初编年史》。这部书只是编年体系列丛书的一部分，而这套丛书大部分是由后来的僧侣们陆续写成的。故事扣人心弦，诗意盎然，令人回味无穷，其真实性自然值得商榷。留里克或许确有其人，抑或只是凭空虚构，再或者是那些统治过俄罗斯的维京王子们的结合体。

然而，俄罗斯的历史绝非仅限于这些事实。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杂糅于浪漫的传奇故事里，亦真亦幻，像部历史神话，塑成了俄罗斯这个民族的特性。和其他民族一样，俄罗斯人对自己的历史也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我的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朋友甚至也能费力地想起一些重要的日期。然而，他们一定会记得862这个年份，正是在这一年，留里克王子来到这里，建立了俄罗斯。^①

诺夫哥罗德时间7时整。

克里姆林宫渐渐从睡梦中醒来，我沿着河上的人行桥一路漫步下去，一直走到巍巍的木门处。木门里，历史建筑群鳞次栉比，美轮美奂，众星拱月般环绕着7世纪建造的富丽堂皇的大教堂。草坪中央矗立着诺夫哥罗德的千禧年纪念碑。纪念碑建于1862年（俄罗斯巨大变革的一个时期），一个身披铠甲，头戴北欧民族头盔的骑士铜像俯视众生，铜像底座标有862这个年份。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指点着铜像告诉孩子这就是维京人留里克。我随机询问了一些路人，他们众口一词地告诉我：留里克的到来标志着这个国家的诞生。

^① 罗斯国由基辅（今乌克兰首都）周围的许多独立的小公国组成，后来形成了今天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对于谁才是古罗斯国的真正继承者，两国争论至今。那个时期是没有俄罗斯、俄罗斯民族特性这一类的说法。虽然“罗斯国”这个称号听起来拗口，却能最好地指代那个时期的国家。

“在我看来，留里克在我国历史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缔造了俄罗斯第一个王朝，是俄罗斯第一个沙皇。”语言学学生斯维特拉娜如是说。“毫无疑问，留里克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统一了各国，成立了我们这个国家，”艾利克斯附和道，“在他来之前，这里还不过是几个分散的部落；在他走后，却留下了一个国家！”玛莎进一步补充说：“留里克建立了俄罗斯，组成了政府，为我国的整个体系打下了根基……他是罗斯王朝的第一人。所以说，他不仅仅是这个国家的领袖，更是这个国家的象征。”

这样的说法，不胜枚举。它们很好地向我们展示了浪漫的历史传奇已深深扎根在人们的思维里，真相倒无足轻重了。留里克及其后裔统治的地方充其量也就只是众部落中的一个小小部落群，也许几个世纪过去了这个部落群也没有什么太大改变。若是说这个部落群就是一个国家，那未免太过牵强。然而，真相也罢，假象也罢，远赴重洋邀请留里克来到这里用法律治理战乱不断的部落，至少证明了一点——这里的人们渴望采用中央集权的制度来实现各部落的和平，平息部落间的动乱。多少个世纪过去了，这种思维模式渐渐融入俄罗斯人的血液里，成为他们的潜在心理。“国家”一词在俄罗斯人的语言里有着不同的含义，它与全民认可的执法公正的政府组织大相径庭。相反的，它有点像旧时的王国，听凭独裁统治者发号施令。若说正是这种思维模式在若干年后造就了俄罗斯，也未尝不可。

早在公元862年，我们就可以窥见两种意识倾向的萌芽，这两种倾向此消彼长，轮番主导着接下来的1,100多年的国家命运：一方面人们渴望专制统治；另一方面人们对君权神授统治者既无条件服从又同他们商议事务，随时要积极参与政事，又时时刻刻做好让步的准备。近年来，这种看似民主的思潮在诺夫哥罗德城（而非莫斯科）以让人瞠目结舌的形式上演着。

由于有关这一时期的唯一记载在《原初编年史》中，于是不远千里来到了位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那里还有着幸存下来的《原初编年史》的最早副本。图书馆面貌一如往昔，30年前，我做学生时来过这里，那时还没有机会像现在这样一睹上锁的珍贵史料。《原初编年史》是一代代无名僧侣毕生的心血。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僧侣们屈居在小小一室，伴着微弱烛光，一笔笔刻下这个国家的历史。图书管理员手戴白手套，为我翻开那一页页古朴华美的《诺夫哥罗德编年史》。这两部编年史展示了早期罗斯国的全部景象。

拜读着这些珍贵史料，我仿佛看到了维京移民（编年体中称瓦良格人）如何在那里定居下来，如何进行统治并和当地人通婚的。留里克的后裔为自己取了俄罗斯名字——奥莱格、伊戈尔、思薇雅陶斯拉维等——但他们对战场厮杀的欲望有增无减。罗斯国在南部与拜占庭帝国毗邻，当时的拜占庭帝国定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居民信仰基督教，讲希腊语。史学家记载，留里克的后人埃斯库德和迪尔曾率远征军包围君士坦丁堡，在波斯普鲁斯海峡，屠杀了很多基督徒。

手稿的后半部分向我们解释了罗斯人被贴上凶狠残暴的恶名的原因。“那些被抓来的俘虏，”文中写道，“不是身首异处，就是遭受大刑；不是饮弹而亡，就是葬身大海。”文中半带戏谑地总结说：“罗斯人就像吊儿郎当的士兵那样，眼都不眨一下就将希腊人踢进了痛苦的深渊。”

然而，编年史记载，罗斯异教徒却忽视了一股毁灭性力量：

拜占庭公爵整夜整夜地在圣母大教堂为战事祈福。他一边唱着赞歌，一边小心翼翼地将圣母的祭衣裙边浸入海水。风平浪静的海面霎时刮起了狂风，海浪滚滚，汹涌而来，击散了罗斯异教徒的战船。风暴挟着战船朝海岸席卷而去，瞬间将其拍得粉碎。罗斯人在这一战中几乎全军覆没。

9世纪后期，俄罗斯历史上出现两大主要思潮：一是专制统治倾向，二是激进的军事扩张欲望。君士坦丁堡人神共愤的溃败引出了第三大思潮。起初，罗斯人只想着将君士坦丁堡洗劫一空。谁想到，他们第一次接触宗教，就被迷得晕头转向。从长远来看，此战对罗斯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埃斯库德和迪尔出发远征拜占庭，最终却让他们在半路上找到了未来的首都。

在第聂伯河航行途中，他们发现山上有个小镇。于是询问当地人这个小镇由谁统治。那里的居民答道：“这个城市是由三兄弟建造的，不过他们早已不在了。我们是这三兄弟的后人，定居于此，受哈扎尔部落管辖。”埃斯库德和迪尔于是就驻扎在这个小镇，移民于此，而后占领了这个地方……

这个小镇就是基辅，很可能就是以三兄弟中大哥基辅的名字命名的。关于基辅的故事也许只是胡编乱造，就像艾尔弗雷德大帝烤糊了饼，被不明其身份的农妇骂的故事一样，不能信以为真。然而基辅地处第聂伯河中游，占据着南北贸易之路关口的战略性位置。其地理位置使得基辅成为俄罗斯的心脏。公元882年，留里克的继任者——大王子奥雷格夺取了基辅，并建都于此。后来的无数作家、作曲家以这一事件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当今俄罗斯的孩子们都烂熟于心——他们能大段大段地背诵经典诗篇，让我们自叹弗如，惭愧不已——普希金的《智者奥雷格之歌》就是这样一部经典，孩子们朗诵得既诚惶诚恐却又自信从容^①：

智者奥雷格，策马出营帐；

身先为士卒，战马彰其威。

杀敌何骁勇，荣耀岂旁落；

凯旋任驰骋，幕僚友人随。

或嬉山林间，或行水穷处；

雨打笑益浓，影过土留香。

风暴有时歇，波澜无尽时；

回首并肩战，一曲怎得诉。

登上诗中描述的那流水环绕的山林，我恍悟智者奥雷格定都基辅的原因。虽然现在苏维埃二战英雄纪念碑居于贝瑞斯托夫山顶，高耸入云，但仍不难想象奥雷格策马登顶，鸟瞰绿树成荫的第聂伯河岸时心中所感。基辅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得天独厚，这里易守难攻，四面一览无余，沃土绵延千里，森林资源丰富，建屋造船尤为便利，更重要的是，直通第聂伯河及其支流。

接下来的4个世纪，基辅成为罗斯国的中心，这预告了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奥雷格王子携大臣及随从从诺夫哥罗德迁都基辅，对内巩固城池，对外派遣远征军将周围蠢蠢欲动的游牧部落一举扫平。

史料记载，公元911年，奥雷格率八万将士，两千战船顺第聂伯河而下，

^① 就像弗拉基米尔·普京2008年就职总理后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

再度围攻君士坦丁堡。这次出征，可谓大获全胜。罗斯军队刚刚到达，希腊人就吓得手足无措，慌忙派使者来求和。罗斯人不战而胜，要求希腊人对罗斯大公及继任者俯首称臣，并年年向罗斯国纳贡。希腊人无一言抗议，唯唯诺诺地接受所有条款。于是奥雷格将盾牌钉在拜占庭的木质城墙上，宣告罗斯国的胜利。事实上，盛气凌人的罗斯人同意退兵是为了在贸易条约上攫取最大利益，其中包括基辅商人每年可以在拜占庭居住6个月之久。

与其说奥雷格热衷于军事征服，倒不如说他素来注重贸易往来。这次战争协议为基辅未来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每年6月，基辅船队就会浩浩荡荡地南下经商，载满了毛皮、蜂蜡、蜂蜜和奴隶。拜占庭后来的大公曾经怀着敬畏又不解的心情这样记录道：

每年6月，成群结队的罗斯人撑着独木舟从基辅顺流而下，沿途极为凶险，巨石星罗棋布，暗礁无处不在，瀑布声震耳欲聋，水流湍急，惊涛拍岸，船只随时都可能被巨浪吞噬。然而这些罗斯人遇到大瀑布，就肩扛独木舟，拎着货物，用锁链将奴隶绑成一队，步行六七里直到涉过激流。这期间还会遭到佩切涅格部落人的突袭。一路上，跋涉的辛苦不说，他们还要担惊受怕，九死一生。到了圣格里高利岛，罗斯人在神圣的大橡树周围举行异教徒仪式，宰杀小公鸡，抽签抓阄以取悦他们信仰的神明。

回国途中，罗斯商人带回了各种手工制品，如红酒、丝绸、珠宝和琉璃器皿等。表面看来，似乎就是善于经商的国家和邻国互通有无，一派祥和。实际上，他们的生活中却潜伏着许多危险因素：一、罗斯国主要是草原地形，没有自然屏障以抵御外来侵略，佩切涅格部落和其他游牧民族蠢蠢欲动，成为罗斯国一个长期隐患；二、罗斯国贩卖到拜占庭的奴隶很有可能是两国小规模战争中抓到的俘虏，可以想见罗斯国也有同样多的将士被俘获或者被屠杀；三、他们独具特色的异教信仰说明了他们常常受自然灾害的威胁。靠天吃饭的性质促使他们膜拜神树，向风神、雷神、太阳神献祭，以平息众神的怒火。罗斯国经历了一个个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时期。了不起的是，它幸存了下来，并更加兴旺繁荣。

当罗斯商人的足迹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时，罗斯军队也四处征战，扩大其疆域。若干世纪后，在小小的基辅，一个世上最大的帝国赫然耸现，西临波罗的海，东抵太平洋，南至中亚的绿洲，北达北冰洋。直至今日，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仍然横跨九个时区，拥有100多个民族，150余种方言。

俄罗斯，这个幅员辽阔的大国，长久以来都面临着内忧外患。外部侵略、内部分裂攸关生死，这使得基辅罗斯自建国初始，就致力于统一国内各个公国，建立一个独立政府来管辖全国。